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中四二八號
第六百七十七號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目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縱分三段每段五元零登整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三元
後幅中縱分段與新聞中縱同每段二元四角整零照算

上海著名人物 實驗致富術

上卷

致富之術。吾國人素少研究。迂爲者以爲不屑道。狡點者亦不肯語人。惟英美兩國名人。極力提倡。使彼識青年。若知致富之道。而感亦因之富強。本書上卷。翻譯英美名人致富精義。

分段編輯。節目如下。

□致富方法概論

脫離環境法 創造環境法 選擇職業法 自謀職業法 保守職業法 變換職業法 得人信用法 儲蓄資本法 吸收資本法 管理資本法 運用資本法

借資營業法 增進資本法 運用餘金法 推廣營業法 利用廣告法 觀察心理法 審察市面法 熟悉商情法 鑑別聯友法 待遇聯友法 分配用人法 籠絡人才法 利用朋友法 求得機會法 利用機會法 創造機會法 排除逆境法 發明物品法

仿造物品法 改良物品法 廢物利用法 增進思想法 投機必勝法 投資穩妥法 審察廣告法 鑑別眞僞法 操縱市面法 業外生利法 剷除惡性法 研究交際法 對待主顧法

（節目繁多）（不克備載）

下卷

到上海發財最易。試觀近日海上許多富豪。當其初自田間來時。大多青布長衫一件耳。因能創造機會。利用時機。遂得白手成家。個中歷史。必定副人尋味。本書搜羅海上名人致富歷史。使人讀之。有所興感。

□海上著名人物實驗致富歷史概論

方椒伯致富史 朱葆三致富史 史量才致富史 汪漢溪致富史 余華龍致富史 沈聯芳致富史 俞國珍致富史 祝蘭舫致富史 姚錫舟致富史 馬玉山致富史 袁近初致富史 陸伯鴻致富史

徐乾麟致富史 陸伯鴻致富史 天虛我生致富史 盛竹書致富史 黃楚九致富史 黃鶴雄致富史 童季通致富史 傅筱庵致富史 榮宗敬致富史 虞洽卿致富史 鮑咸昌致富史 謝衡牕致富史 賀玉階致富史 顧馨一致富史

（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上下兩卷合訂布面金字洋裝一冊裝潢華麗定價大洋二元特價一千部暫收一元外埠函購寄費一角郵票通用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申報館南首黃屋

中西書局啓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

程荔江印譜

廿泉程荔江藏有秦漢印千二百方茲得其初稿用朱墨影印精裝兩冊致足鑑玩 定價三元

廉價之期 已過其半 時乎不再 幸勿失之

本藥房此次廉價適當戰事激烈之際乃恐無以慰顧客之望故特再加贈品而門市之盛竟不亞於春夏兩季顧客信任之深於此可見然光陰迅速不覺期過半矣尚餘旬日轉瞬即逝幸祈諸君早日降臨勿失時機無任企盼

各種新藥照碼八折
本牌各種化粧品亦照八折
本牌各種藥水藥丸一律七折
配方亦作八折以示優待
購貨滿一元二元五元者各有優美贈品多則類推

上海四馬路中西大藥房啓

天笑鬻文例

序文二十至四十元 傳記四十至八十元 壽文墓誌五十至一百元 壽屏輓聯各聯四元至八元 小說長短篇 劇本 影戲腳本面議 文限散體文 十日取件 潤筆先惠 收件處 上海愛而近路慶祥里一五九號笑廬 四馬路望平街晶報館

三害可除

花柳病種類繁多尤以○梅毒○淋病○下疳○三者爲害最烈罹之者往往畢生不愈甚至以遺傳性而遺害子孫貪一時肉慾受此大害可不懼乎致其原因總由血液含毒未清也患者速宜醫治本藥房發行海波藥爲清血解毒品專治血毒未清藥到病除功效甚偉請試購服方知靈驗兼服本藥房人造自來血以養血更得攻補兼施之妙

海波藥兼治婦女赤白帶下子宮炎小兒胎毒頗有奇效

海波藥 每瓶二元 每打二十元

自來血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極品國貨 七星牌香煙

碧梧吐豔 丹桂飄香 花含霜氣 樹映旭光 二三友好 小立亭前 耳聆漁唱 口吸名煙 優游自得 俗慮全捐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林屋山人診所遷移

遷西藏路育仁里五百七十七號電話中央九千一百三十一號門診早十點至午後二點出診午後四點至八點診例門診一元出診五元遠道八元加遠另議掛號加一

招登廣告

戴鈞廈謌賣字

楹聯四尺二元 屏條四尺每幅一元 中堂四尺四元 橫幅半條同屏 整條同中堂 榜書尺內一元尺外二元 名刺一元 墓誌壽屏面議 收件處本館 南京路北恆泰紙號 勞合路四百號

□天虛我生鬻文例

商業停頓無事可爲日用所需不獲減免計惟復我本行賣文自給取值如左（一）短篇小說每篇念元長篇不應（二）壽軸聯兩元詩詞倍之（三）代撰行述哀啓小傳均四十元墓誌碑文倍之（四）題咏序跋贊均十六元（五）來件屬爲潤飾均如上例減半（六）收件處上海南京路有美堂或棋盤街著易堂或家庭工業社

江浙直奉 血戰畫寶 預約將滿

特價□□元 預約□□月底 全書出版 中華書局出售

照廠價零售

敝廠順風紅牌絲襪行銷以來深蒙各界贊許近日到敝廠零買者更日凡數起敝廠出品求過於供每日各貨即起即送存貨無多花式不備難供諸君選擇且敝廠地處滬西每勞玉趾抱歉實深茲特爲廣告 各界諸君如蒙賜顧請到英大馬路盆湯弄口大東襪廠選購花式齊備批發零售均照廠價既可酬諸君之雅意更可免跋涉之勞誠一舉而兩便也 法界打鐵浜榮市路利華絲襪廠主化瑩啓

姚佐頓醫生 專醫白濁

（上海三馬路大舞台對門）

神效白濁丸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

咳

有咳諸君須知唐拾義醫生久咳丸大有萬試萬靈之能 上海三馬路父子藥房發行

晶報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大小雜件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啓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科學新製各式眼鏡片試驗常用目力配光確非光學儀器獨異之館能補助目力且合君之眼增進壯觀之精采象非淺鮮時

朱氏頭痛散

頭痛怕吃藥好嗅此散立刻快好真驗每瓶洋價一角每打兩元各藥房代售 本地先施公司各藥房均有 嘉興 鎮江 湖州 揚州 無錫 松江 杭州 南京 丹陽 常州 山 及 均有 倘向本社郵購直寄照價掛號

上海英大馬路永安公司西首英華街維新里中南國產製藥社啓

呼吸之於生命最關緊要吸清呼濁肺由是而舒血由是而清體由是而健此呼吸之功用也若患咳嗽則呼吸失常甚則氣滯痰凝血液變壞致成氣逆痰喘喉炎音啞肺癆等此片止咳嗽化濁痰順喉嚨利呼吸而於演說唱劇諸君事前口內含化一片尤可提音吊嗓也患者盍一試之

每瓶七角 每打七元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止咳藥片

潛勢力 （丹翁）

勢力不足畏、有必衰之時、勢力而潛、則有必興之時、可畏也哉、今天下勢力之所歸、不曰奉張、則曰洛吳、而府曹不與焉、其次則北伐之元帥、及辭職之副元帥也、皆勢力之顯著者、惟合肥禮西竺之佛、賭東山之棋、一若與世相忘也者、然天下之輕架、咸欲奉其一言以爲進退、此潛勢力也、目前勢力之盛者、或潔身而遯、或臨難而免、或不知其蹤跡之去留、此吾所謂勢力之衰也、吾蘇之徐州、自漢以來、爲豪傑崛興之地、城北公者、博通九流、俯鑒萬物、閒爲詩歌小詞、已足令吾輩咋舌、至於曩昔之夜、遯者免者、不知蹤跡者、旣各行其是、而此數萬之猛如虎很如羊身經百戰之健兒、皆伥伥乎若喪家之狗、一旦潰決、卽無收拾之策、城北公綸巾一出、萬古雲霄、曾不崇朝、而編次已定、闔閭乂安、閭閻無恙、少婦綺夢中、遙聞砲聲而不驚懼、此蘇人之大有造於蘇也、於是知城北公之潛勢力與合肥同、

葉楚傖下野 （天馬）

□上海報館之新進步

最近民國日報的編輯長葉楚傖、和館中全體主筆、一同辭職、這是上海報界破天荒的事、要知道主筆辭職是常事、全體主筆辭職、在上海已經不經見的了、爲的上海當主筆的、老實說句話、都是飯碗問題、而且大半都是統屬於經理之下、不統屬於總編輯之下、能殺保守飯碗、也就嫣嫣虎虎了、所以上海幾十年的報館歷史、從來沒有一回說編輯先生總辭職、卽使偶然有一二回、也不過因爲報館經理不發薪水、小小怠工、只要一見了錢、也便蹺起屁股、勤勤懇懇的發稿子了、這一回民國日報的編輯部總辭職、聽說爲了國民黨左黨右黨的關係、我不敢說誰曲誰直、總之是有主義有價值的、所以葉楚傖下野、似乎比別的下野光明些、

木頭人 （J.C.生）

吳佩孚在天津大買空火油箱爆竹、這是從衢州和西南打仗時候、學來的把戲、同時又定做幾千個木頭人、運往前線（見小時報）這是什麼頑藝、有人說、大概老吳熟讀三國演義、學着木牛流馬的機括、製成木人吧、我說、恐怕老吳沒有這們巧、又有人說、大概是套着孔明借箭的法子、去收取奉軍武器吧、我說、不要說現在沒有箭、並且子彈放出以後、已經毫無用處、老吳也沒有這們笨、那末、究竟作何用途呢、我說、什麼假做埋伏、耗費奉軍飛機上的炸彈、充作軍隊、以便自己聲東擊西、這些軍事上的屁話、全不用說、祇因爲老吳平素看人當木頭人看待、就是他的主見、也看得是個大木頭人、聽他牽線、他用木頭人上陣、使一班打敗仗的軍人看了慚愧、如果不會打仗、豈不是連木頭人都不如嗎、這是老吳給一班軍人做個榜樣、老吳眼中看木頭人還比人強、簡直可說沒有人了、

報館茶房日記 （燕環）

□主筆潮□

辛酉這年的夏天、有個茶房對我說、那『十圓票』的一件事、我已經編上本報了、如今這茶房又來、談到非帝國報館的『主筆潮』、倒蠻好白相、少不得記上一記、

非帝國報、就是倒帝國黨的機關報、一個總主筆、叫做花吳奴、兩個散主筆、一叫官陰堂、一叫程雪叔、多少在市面浪、都有點名氣、好像花官兩家頭、還在本晶報做過東西、一時也說不清了、他們的總理、像煞姓部、叫做中軍、平日雖把報館的算盤賬簿、整理得井井有條、可是本人在前淸、還是一位舉人大老爺、不過這位部舉人、匪但不喜歡做時文、且反對做古文、常常弄一種甚麼新體文、報上署名『精兒』兩字的就是他、新人物固然個個知道他、差不多普通的人、聽了他那一嘴嘰哩箕拉的好演說、望着他一天星斗的趣面孔、大概也就沒有個不影響到腦筋裏去永遠存在的、原來他的出花、和別人不同、別人彷彿是女性、他獨是男性、一粒一粒的、和朋友新送我那紅豆一樣大小、星羅棋布的嵌着、所以江湖上得個綽號、叫做『部粒粒頭』、這非帝國報、自從花部兩位合作、天天鼓吹他們的黨綱非三皇主義和非五帝憲法、却也非常熱閙、到了去冬、平空羅刹國來了一位蠅先生、傳播一種甚麼獨創主義、竟把好端端的一個非帝國黨、弄的斬成兩派、一派主張非三皇非五帝如故、一派可就大頑獨創了、部先生乃是獨創裏面的健將、因此兩派爭辨、不止一塲、花先生夜夜在主筆房、抓着酒盃兒吹氣瞪眼、想起過去的歷史、不免哭幾聲『前耀先生』、看見當前的怪狀、又不免罵幾聲『衣冠禽獸』、那官程諸位、亦想運動部先生覺悟、不料部先生一心一意維持獨創主義、他那一派的頭子、叫做東狗禿、辦的一張『領路』星期報上、又有許多攻擊花先生的論調、花先生一氣、就辭了職、大登廣告、說去白相廣西哉、花先生走的第二天晚上、官程等五六家頭、還聯帶着若干校對先生、一道兒弄了一封公函、向部先生辭職、九點鐘的時候、部先生到館一看、主筆房倒像煞盧何初動身那當兒的軍使署、冷冰冰的只剩下不黨的兩位校對、其餘也都做了沈寶昌等等了、於是一面到同業各處借稿子、一面打電話請人幫忙（却不是小徐）自己也就伏在案上、筆頭兒失起火來了、狠狠到半夜、才杭育杭育的好容易將報紙湊成功、我們起初替部先生着急、怕明天報紙要脫班、以後却也放心了、別家有個我們茶房同業、對我說、你們這位部粒粒頭、眞了不得、我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某報館裏的兩三位大主筆、忽然一齊辭職、弄得經理先生、抓耳撓腮、慌張失智、把一些繙譯校對小主筆通同捉來幫忙、可算才敷敷衍衍、完成篇幅、後來那位繙譯、固然充了總主筆、小主筆也就升做副主筆、其實若有一位像你們這粒粒頭、還着啥鳥急、啊呀、精兒果有精神、獨創主義、那黨不會發達、

佛蘭斯是那裏人 （炯炯）

世界著名文學家佛蘭斯 ANA TOLE FRANCE 氏、今年他的壽辰、很爲熱閙、法國的報全出紀念號志盛 不幸一於十月十三夜逝世、路透電報告他的消息、十五日上海各報、有稱爲世界名人的、有稱爲法國著名文人的、惟有新聞報稱他是英國名人、佛蘭斯究竟是那裏人、應該請教新聞報記者、

新婚引 （儼公）

闌閨深處喜團欒。宴爾新婚且盡歡。頓舍香衾親馬革。教人那得不心寒。

聯軍將領陳某、與滬上著名之某少奶奶、結婚未久、適有江浙戰事之役、兵連禍結、幾無已時、陳以少奶奶之從臾、乃大倡停戰之議、決然引退、與少奶奶共同享受甜美之生活、而戰事遂因之中止、盧何等之相率下野、此亦其一因也、

□百醜圖之四十 （李菊儔繪）

□也是齋之樂子齊 藏荷葉巾、穿綠花褶子、踏朝方靴、昔路三寶田桂鳳演此劇時、此角必由趙仙舫飾、嘗山配演、民國以來、警廳以是劇有傷風化、下令禁演、附堂會演唱外、戲館中無人敢演矣、（菊）

江南甲子謠 （天狼）

黃渡瀏河骨一堆。橫刀切夢夢成灰。龍華三月桃花海。不見何郎傅粉來。

何豐林守松滬、凡六年、甲子秋八月、從盧討曹、支撐危局、血戰四十日、最後龍華會議、將領驟變、盧蒼黃下野、何未前知、猶在前線布防、得訊歸、徒呼荷荷、偕盧走日本、

溫柔不住住何鄉。（用定庵句）垂老陳平夢亦香。馬後黃金馬前血。將軍何苦死沙場。

毘陵某巨族婦、淫佚爲夫所逐、師長陳某、老而好色、翫其蕩、納之、陳隸盧部曲、盧聞而不直陳所爲、讓陳曰、君總師千、宜惜取聲名、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陳唯唯、竟戀婦不忍絕、陳偶告婦、婦銜盧甚、此三年前事也、龍華會議前一夕、婦涕泣語陳、請罷兵、謂男兒冒矢石、圖富貴耳、今君尙復何求、脫有不諱、不自爲計、獨不爲妾計耶、陳大感動、明日、陳出席、首倡停戰、且脇盧何下野、三軍愕然、

百名人表修正之商榷 （一笑自青島寄）

上海百名人表、傳諞人口久矣、今已二年有餘、嬌波君有修正之舉、實爲必不可緩、惟表中所列、就愚見所及、稍有未當、玆爲摘出、與嬌波君一商榷之、

一、康有爲現移靑島福山路九號天游園、作久居計、應作遠行論、

一、綠牡丹、並無特殊事跡、一唐磔之花旦、似不足傳於名人之列、

一、王鈍根 嚴獨鶴、既皆在名人之列、何獨遺家庭工業社之天虛我生、

以上應請嬌波君重行修正、岑西林、以前淸宮保、政系偉人、爲三千金、遂折節事曹、今方僑居海上、甯能不稱之爲名人乎、以之補康有爲缺、當無愧色也、

□三日報告 （鶴古）

□金少梅適馬少如之消息、告自津友、乃不由金馬自行更正、而來荒傖之箴謊、儼若金少梅從不適人也者、反是則目爲『胆敢』、可笑亦復可憐、

大前門
烟中極品
B.A.T

文弟小史補 （林屋山人）

饒舌君作文弟小史、述其適楊適梁適曾事甚悉、尙有軼事可補記者、文弟、良家女也、少好文字、遺家中落淪入樂籍、在滬名紅口英、在京名秦口雲、初適汴人丁子文、更名文弟、取與子文義如兄弟也、子文爲魯令時、余宂滋著書記、暇輒過飲子文家、因見文弟、未幾、子文又納魯妓七子、雅麗不如文弟遠甚、而子文嬖之、文弟意不能平、竟離婚去、至京、又名文娣、朝貴楊某夏某爭欲納之、卒爲楊得、時楊方倡籌安、享厚賂、文娣脅其陰事、得分數萬金、楊由是恨之遂絕、自後則小史所述者是也、方文娣之去楊也、因識寒雲姬文雲、常至寒雲家博、博名撲克、博者例七人、多至八人、時同博者、楊雲史夫婦、徐寒邢夫婦、寒雲與文雲、文娣及余也、六八人者、恆謊言文娣與余、亦爲一雙、文娣了不爲忤也、文雲紹介文娣師余、余謝不敏、及今十年、乃師余友飛公、可謂好學不倦者矣、文娣善詞令、雖所適多名人、有時冷嘲熱諷、受者非惟不慊、且益感之、卽名雋可知矣、後又名文悌、不知適何人時所易、其年齡似與寒雲庚寅同歲云、甲子九月、林屋山人補記、

牛女塵緣 （老上海）

有一女性之博徒、曰牛皮糖、爲無錫某商人之遺妾、其所以肇錫牛皮糖之嘉名、以糖性黏、着齒牙卽不能脫、又以味甘、人每覺其甜蜜也、今糖已老矣、成爲還潮牛皮糖、而幸有宰珠、一受堂上之教育、能世其業、人稱之曰小牛皮糖、亦曰牛女、前歲於某劇場識某美術家、一見傾心、某美術家、固一翩翩美少年也、逍遙海上、無室家之累、故牛女甚暱之、乃牛女因緣、不締結於七月七日、而締結於十月十日、在滄洲別墅行結婚禮、證婚者前教育次長江蘇大教育家袁先生、教育名家如張君勵、郭秉文、趙正平、朱經農、諸先生均到、牛皮糖招待甚殷、傍有一垂大辮之女性人物、不離左右、或謂此人卽上海著名之阿木林也、某美術家現已入贅牛相府、與小牛皮糖如膠如漆云、

韓莊一瞥記（上） （龍道人）

三五年前、余雅喜作韓莊遊、彼時主莊事者、爲粵中唐氏、唐能操歐語、朋儕中、多樂就之、余每陪末座、年來意興殊闌珊、久不問津矣、秋來一病、淹滯兼旬、吾友蕭家生過訪、拉余出游、出門惘惘、無可投止、蕭家生曰、盍作韓莊游乎、余笑曰、支離病骨、詎有此興、蕭家生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略少盤桓、亦得佳趣、余曰諾、

蕭家生乃引余曲折入一矮巷、列屋數十家、其一門有電炬、顯已昏黯、蕭家生推門入、余入門、見斗大一天井、剖其半爲炊爨之所、鍋灶柴炭紛陳、客堂甚淺、中央下垂一燈、照見室中通明、一方桌、兩板椅、近牆之左、支木榻、鋪草席、黑黝之衾枕、散置其上、榻上坐一短衣少年、年近而立、客來若無覩者、板椅上一垂老徐娘、瘦削作鷺鷥笑、起立迎蕭家生曰、嗜、久不見臨矣、今日甚風吹到、蕭家生漫應之、徐娘前導、微語曰、樓上有客、幸暫屈後披屋、樓上客、行且去矣、蕭家生微頷之、從徐娘行、轉過客堂、見堂後餘地、以木板隔作兩室、室中皆有床、床皆具幃、幃前皆有人、余忽忽過、從門帘中內窺、隱約見有鮮衣少女在、嫣妍不能辨、

過梯、得一門、徐娘推門入、以手啓燈、燈明、觸目唯見一鐵床、披屋甚仄、床已佔其半、床以外、惟一帘波梳妝台、一斷臂之椅而已、他無有矣、四壁張畫甚多、胥爲五彩月份牌、秦半出鄭曼陀手筆、畫已陳舊、顏色都變、畫裏眞眞、十八九已成老醜、徐娘曰、地小不足以廻旋、語時似表歉忱、蕭家生曰、庸何傷、乃拉余就床坐、床上無衾、但有薄絮墊其上、上覆以白被單、有兩枕、置床中央、徐娘曰、客久弗至、殊多倦麗、蕭家生曰、姑引之來、徐娘諾諾退、俄而一蓬頭赤足婦人入、捧茶兩甌相餉、茶甚熱、汽上騰、色亦深紅、余雖渴、顧不敢霑唇、

余顧蕭家生曰、良友、此間視愛而近、不可同日語、韓莊環境、胡每況愈下若此、蕭家生曰、嘻、韓莊一地獄也、此間近十八層矣、入地獄唯恐不深、今引君來此、當能閱盡衆生相、余唯唯、

上海水滸 （十） （施不耐）

第三回 盧員外別府遨游 徐教師捕房監視

上回書中、說到鎮三山黃信、到上海追尋沒羽箭張淸、正在這個當兒、霹靂一聲、說是江浙開戰了、什麼事都停頓下來、就中只忙壞了玉麒麟盧俊義、調兵籌餉、昕夕不遑、可憐盧員外是個老實人、前番逼上梁山、題了反詩、也閃得他有家難奔、這一番在杭州、倒也有好多人幫他出力、在他手下、倒也算得猛將如雲、謀臣似雨、只可惜到後來、大家都拆了他的台、杭州書我且不提、到了上海、却還是同靑面獸楊志、跳澗虎陳達、和扈家莊扈成等商量拒敵之法、就只如今梁山衆弟兄、處處受了招安、全不顧當日同盟義氣、病尉遲孫立、從福建打來、鐵笛仙馬麟、從安徽打來、盧員外怎當得他們前後夾攻、漸漸不能支持、那天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是盧員外主席、說現在敵兵已到了松江、餉盡彈絕、將若之何、諸位須知道我本是大名府殷實良民、怎奈被龍華寺法主大圓和尙、在梁山泊追薦晁天王、說起小可、纔被宋江吳用等逼上梁山、權爲落草、我平日問想起此事、深恨這龍華寺和尙多事、說出什麼河北三絕的名頭、不想如今又到了這個龍華地方、這龍華二字、實實與我不利、這時大家默默不言、只見跳澗虎陳達跳將起來道、小弟有一言、告與兄長得知、並非小弟對於兄長不肯作戰應敵、實乃兵士們調遣不靈、也是無法、

最新九尾龜 （漱六山房）

三十三集 □九八□

第二十四回 認目標靑龍鑽玉臂 賣風頭美女奪情人

口中說道、天下的事眞怪、我們看看這蹺脚阿寶、一些好處都沒有、柳樹堂正說到這裏、瞥見琴舫對他搖一搖手道、來哉來哉、柳樹堂不知是什麼人來了、疾忙扭回身向外看時、眞個纔說曹操、曹操就到、那樓梯上走上來的、蹺着一只脚、扭扭揑揑的直望這裏走來、不是阿寶是誰、柳樹堂覺得十分好笑、眼看着他走了進來、只得忍住了笑、聽他同秋谷說道、章大人、耐倒好格、爲啥勿叫倪雅雲呀、又瞟了億人一眼道、武老爺、耐爲啥也勿叫呀、柳樹堂本來忍著笑、不好意思笑出來、怕武億人面上過不去、却不知怎樣的、一見了阿寶的面、已經只顧要笑出聲來、又給琴舫低低的說了兩句脚末來得格蹺、人末來得格騷、柳樹堂再也忍不住、嚇的一聲、跑出去了、阿寶幸而沒有聽見這兩句話、只問武億人爲什麼不叫、琴舫不等億人開口、就說剛剛來浪寫局票、耐搯搯跑得來、耐看哩、說着、把一張局票對着阿寶一揚、阿寶見是一張空白、正要開口、秋谷早把局票接過去、一揮而就、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謄譯